

# 桑妍

三年前，21岁的黎明彤对赵子谦坦白自己对他的  
一片痴心，却换得他的狂笑与揶揄。  
三年后，她回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忘怀他。  
而子谦对她若有似无的情意教她始终捉摸不定……

寇系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台湾

## 不懂痴心

# 不懂痴心 不准爱

桑 妍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 (京)新登字 140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96-0728~0732

责任编辑:郑向前

## 不懂痴心不准爱

豆蔻系列(第四辑)

作者:[台湾]桑妍

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址: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100009

印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

辽宁·开原制浆造纸厂专供纸

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话:66187543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06 千字

版次: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0 册

ISBN 7-5039-1466-1/I·633

本辑定价:49 元(全五册)00980

## 良夜剪灯谈豆蔻

嗨！又见面了。

随着《豆蔻系列》的不断推出，阡陌桌上的读者来信每天都在增加，面对读友们溢满信纸的热情，阡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读友对阡陌的信任，不安的是无法为每位读友回信，虽然读友在信中是那样殷殷期盼。阡陌要对读友说一声感谢，再说一声抱歉。在众多的读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正处在豆蔻年华的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这些读友向阡陌诉说了这样一件苦恼：面对繁重的功课与作业，心中却无法忘怀《豆蔻系列》，经常被迫作出两难抉择。

阡陌的看法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编织充满浪漫与幻想的梦的季节，女孩子的梦尤其多些。但这也是人生从家庭即将走向社会的前奏时期，学业无疑是这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人生固不可无梦，但更多的时间毕竟要面对现实。因此，阡陌希望中学生读友要把学业放在首位。另外，在阅读《豆蔻系列》的时候，除了领略其中的美妙人生之外，也可以注意书中故事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许它对你提高写作水平会有所帮助。而且，这也是我们举办“豆蔻之友有奖征文活动”的初衷与目的之一。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阡陌该向读友介绍第四辑的新书了。这一辑推出的五种新作是桑妍的《不懂痴心不准爱》、薛莉的《拥你入怀》、《情场叛客》、孟梵的《一生缘，两世情》、唐海潮的《爱你，没得商量》。

桑妍、孟梵和唐海潮相信大家都已熟悉，《豆蔻系列》第二辑的《意想不到的婚礼》、《如此真心够不够》及第三辑的《寻爱穿梭一千年》就是她们三人的作品。

《不懂痴心不准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痴情女黎晓彤爱上了继父的侄子大堂兄方子谦，但同样深爱着堂妹的方子谦却无情甚至是残酷地拒绝了黎晓彤，这是为什么？三年后，逃避至美国医治心灵创伤的黎晓彤再次回到台湾，当彼此深爱着并苦苦思念不已的双方再度相逢，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出现？当二堂兄方子恒及其女友杨菁菁和另一位痴情汉王明威再行介入其中，这情场风波又将如何演变？相信你读完这本《不懂痴心不准爱》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灵魂不死，来世投胎，是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梦想，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种神话，但在爱情故事中，人们又希望它是真的。《一生缘，两世情》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子弟白伟平与贫女心玫相恋，但白父却逼伟平另娶门当户对的韩瑛为妻。伟平与心玫抗争不过，自杀殉情，相约结下来生缘。但伟平却被救活，并与韩瑛成亲。心玫则投生谷家为谷若玫，但前事却在梦中反复出现。二十多年后，伟平之子翊纮爱上了若玫。然而当若玫在白家见到伟平时，死水般的家庭立

即掀起了轩然大波。白翊纮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居然是父亲的恋人投胎转世，伟平与韩瑛一则极度惊喜，一则深深愤恨。只有那冲破生死的爱才能化解这一切。《如此真心够不够》一书的主题——对嫌贫爱富的批判，在这里退让为副主题，生死不渝的爱则占据了首要位置，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的同时，又力求新颖与突破。

看惯了商海巨子、名门闺秀恋爱故事的读者，也许可以在《爱你没得商量》一书中换换口味。这是一个描写真正的市井细民生活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生活在花街的男男女女，有最受警局蔑视的警察校花，有无照营业的性病医生杨波，有小茶馆老板萧辉煌，亦有未婚先孕、男友身亡而不得不为孩子寻觅“父亲”的宋小貂，甚至还有暗娼毕慧等等。但就是这些生活和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的爱情平凡中尤显伟大，那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息令人倍觉自然与亲切，从而更容易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本辑中《拥你入怀》与《情场叛客》的作者薛莉，是刚刚步入言情小说界的新人。这里阡陌向大家透露一点薛莉的个人情况。她原先在杂志社和出版社做过编辑，写小说是新近才开始的尝试。薛莉是双鱼座，平时极爱小动物，在外碰见小动物必定进行一番家常式的语言“交流”，当然是有问无答，但薛莉总是乐此不疲，每每让大家观赏“人与动物交流”的节目。

《拥你入怀》是薛莉的处女作。与一般的言情小说不同，《拥你入怀》没有刻意去安排奇巧的情节，和寻死觅活

的爱情。但却做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实得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这并不影响可读性。读《拥你入怀》，就像坐在风景秀丽的青山绿水环抱中，微风吹送淡淡的兰花芳香，一点一点的沁入心田，使人忘了是在阅读小说。书中的三位主角，季伟、楚琳、徐津平三人的形象刻划也非常成功。季伟的痴情、楚琳的纯真、徐津平的自私与贪欲，无不跃然纸上。作者并未把徐津平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他对楚琳并非完全不动真情，但他终究是名利中人，爱情的魅力敌不过名利的诱惑，这使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终至身败名裂。

《情场叛客》是薛莉的另一新作，与《拥你入怀》的相似之处，是同样以真实和自然取胜。人物的安排上也有接近之处，沈蕾是一个纯真、善良、充满艺术气息的少女，汤仲平则热衷于名利。但情节上则有不同的发展。情场叛客汤仲平良知未泯，终于迷途知返，重新回到沈蕾身边。这个故事中，作者是刻意求变，似乎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爱情不确定的认识。

好了，阡陌这一次的介绍就到这里。在此，阡陌再次感谢读友的鼓励与支持，阡陌打算介绍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此回报读友的厚爱。同时阡陌要提醒中学生读友，千万不可荒费了功课！最后，阡陌还要告诉读友，《豆蔻系列》第五辑很快也要出版了，想看吗？那就请你耐心一点等待吧，不会等太久的。

阡 陌

1996 年春夜于金陵

不♡懂♡痴♡心♡不♡准♡爱

# 1

飞机渐渐滑落在跑道上，黎晓彤激动地望着窗外，看着这个她曾经十分熟悉的城市，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她——终于又回到这片她最爱的土地上了！

从纽约上飞机之后，四周围的男子就一直以倾慕的目光看着她美丽如画中仙女的面容、修长均匀的身材，以及优雅似贵族的气质。

晓彤的情绪十分复杂，既是归心似箭，也夹杂几分彷徨矛盾，所以对于周遭投来的惊艳目光丝毫无动于衷。

步下飞机后，她的一颗心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待会儿出现在机场的人会是谁！

是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堂兄赵子谦？还是二堂兄赵子恒？

其实，她内心盼望来的人是子谦，但却又十分矛



盾。逃避他三年了，在他心里，根本只把她当成一个迷恋他的小女孩。

那年她廿一岁，正值一个女孩的青春年华，但却很不幸地爱上与她相处六年的花心堂兄赵子谦；在课堂上，她听不进教授的讲解，回到家里，她的目光追随着他。可是，他换女人如换衣服般地快，压根儿一点也不在乎她的存在。

那天，她决定鼓起勇气对他剖白内心的感情，没想到，他竟当场狂笑，并且揶揄她：“我的天！我已卅一岁了，但你才廿一岁，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尚未发育完全、乳臭未干的小女孩！别像只害相思病的狗，老是跟在我脚旁吧！”

就因为受不了他的侮辱及奚落，她因此立即办了休学，不顾继父的阻止，毅然决然地负笈国外。三年了！她拿到了硕士学位，想到继父年事已高，她不该枉顾他的关心，和他日渐虚弱的身体，该回来报答他的恩情和如父般的疼爱。即使思及往事，仍是让她如此心痛！

边想边走向机场大门，恍惚间，一个熟悉的人影闪进她的视线内。

“晓彤，真高兴又见到你！路上塞车，我还直担心会错过你！”赵子恒热烈地说着。

“二堂兄！”她激动地抓住他，眼里闪着泪光。

她笑容满面的打量久别三年的子恒！那头老是乱七八糟的黑发，仍不驯地垂在额间；一身潇洒的休闲装，

依旧如当年那般倜傥；浑身洋溢的亲力和蓬勃的朝气，依然丝毫未变，如此叫人熟悉。

“近来还好吗？”她微笑着凝视他问。

“我很好，你呢？”

“我真高兴终于回家了，这三年过得可真是漫长！”她一双迷蒙的黑眸里掠过一抹黯然的神色。

“它治疗你的伤痛了吗？”子恒正色地问。

“我——我也不知道！”提起那件事，就像撕开她已结疤的伤口，逼出刺目的鲜血。

“我想你还没有。”子恒了解地看着她。“时间可以磨掉一个人稚弱的感情，却磨不去心里的伤痕！”

“你……你知道我和……和他的事？”她哀怨地凝望远方的白云。

“旁观者清吧！其实，连伯父都知道，但他却不愿插手你和他的感情纠纷。”子恒接过她手中的行李，“即使他会纵横商场，但他对感情的事，看法却是十分客观，认为一切顺其自然！”

子恒的伯父即是她的继父。九年前，母亲带着她再嫁，但在母亲嫁给慈爱的继父后不久，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留下十五岁的她受继父和两位堂兄的照顾。

事实上，子谦和子恒的父母亲也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即在一场连环车祸中死亡，所以她的继父赵世勋便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和实际抚养人。

失去父母之后，这对兄弟和继父也就成为她仅有的

亲人；也许，她会对风流成性的子谦有着特殊的感情，是因为他较有男性的气概。

往事一幕幕掠过她的脑海，令她有些感慨时光的飞逝和那些不断在改变的人事。

“晓彤？”子恒望着呆愣无神的她。

“喔，我只是在回忆一幕幕尘封的往事！”她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二堂哥，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不！你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罢了，遗憾的是事实的残酷却伤害了你。”他对她说出他的看法。

“谢谢你，堂哥！”晓彤眼眸不禁涌上薄雾。

“唉！哭什么！刚回来就掉泪，以后怎么办！”子恒同情地为她抹去两行清泪。

“我……我也许不该回来！”她满脸哀伤。

“胡说！这是你的家，你当然该回来！”说完，突地神秘一笑，“或许事情并不如你想的那般悲观！”他的话中有一丝丝呼之欲出的弦外之音，但她仍找不到解答。

“不，你错了，我和他根本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晓彤呐呐地说。

“别太早下断言，有时候你看到的只是表面，而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让时间来告诉你答案吧！你终有一天会知道的！”他一脸的莫测高深。

“我——”

“好了，学成归国的游子！你是否该问问你的二堂兄这三年来想不想你？”子恒不愿她继续沉浸在回忆的凄迷中，便巧妙地带开话题。

“堂兄，你想我吗？”晓彤明白子恒是想将她拉离那个她永远也走不出的死胡同，因此她只好暂且抛开这个缠死人的旧伤痛。

“这三年来我一直很想念你。”子恒感性地一笑。

晓彤笑着将手插进他的臂弯，和他并肩走向停车处。“我也好想你，也好想大家。”

蓦地，子谦修长健硕、英俊帅气的身影出其不意地又浮现她的脑海；事实上，她十分明白自己对他的思念特别多！

子恒把她的行李放进他那辆积架跑车后车厢中。随后，发动引擎朝市区直驶而去。

车行途中，子恒忍不住向晓彤透露她最真心想知道的讯息。“子谦上个月到欧洲考察业务，昨天刚回来。”

“他……他知道我要回来吗？”她的一颗心好似被人戳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

“哦！是谁告诉他的？”她感觉自己往后的人生是一片黑暗。

“我！是我用迂回的方法告诉他的。”子恒淡淡地笑着。

“也许他的回国只是凑巧。”她佯装不在乎地调眼看着窗外急逝的风景。

“我太了解他了！他内心对你的感情，大概只有我最清楚了！”

“什么意思？”她疑惑地转头看他。

“你以后就知道了，这种事点破了就不浪漫了！”

看他不再多说，晓彤只好把目光转向窗外不断后退的景物。

三年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虽然她已经度过了那一段痛苦的过程，但是，她仍惶惧自己爱他的心，抵不过他残忍的伤害，只得再度落荒而逃。

“大家都还好吧！”她想暂时摆脱这个惹人愁烦的思绪，只好改问其他人的近况。“告诉我每个人的近况！”

子恒点燃了一根烟，徐徐地吐着烟雾。“伯父还是老样子，医生一再劝告他不要工作过度，他总是不听，现在你回来了，或许他会听你的也说不定。”

他停顿了下又抽口烟，“你还真忍心，一走就是三年，我以为你不想回来了！”

“当初我会离开也是出于无奈。”她苦笑地看着风驰电掣急驰而过的车子。“我哪劝得动爸爸！你知道的，他的脾气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以前她也试过要劝他，但都无济于事。虽然他宠她宠爱有加且有求必应，可是个性却十分固执，除非他自己愿意做的事，否则就算别人说破嘴也是白费力气。

继父对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付出了他毕生的心力，即使有商业手腕极佳的子谦协助他，他仍不放心让子谦独撑这个赵氏王国。

现在她回来了，他真的会高兴吗？虽然他曾在电话里一再表明希望她回家的心意，但她心里依旧有些许的犹豫，深怕自己的出现会使他更加回想起已逝的母亲，而心情更加郁闷、沮丧。

“还有我们那位可怕的老管家王妈——”子恒笑着看她，“为了迎接你回来，她像个忙碌的老母鸡，这里抹抹那里擦擦，把你的房间整理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晓彤禁不住笑出声来。王妈是赵家的老管家，为他们家奉献了一辈子。她纪律森严，从不准他们调皮捣蛋，记得小时候他们常因某些恶作剧，而被她追得满屋子跑；然而大家都知道，她其实是一个面恶心善的老管家。

“雨雯在家吗？”她问。

“在！我出门来接你时，连子谦都在。”

“他……他没有去公司？”晓彤的心头一紧。

“没有。”子恒边驾车，边莫名地笑着。

“二堂哥，你笑什么？”她困惑地问。

“我是笑一个连自己生日都愿意为公司牺牲的人，居然会在今天说因为工作太累，需要在家休息。”子恒大笑的模样，好似是他自己说了个大笑话般。

晓彤明白子恒指的是什么。记得有一次子谦生日，家人为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一桌丰盛晚餐以及一大堆礼物，他却打电话回来说，公司有一个紧急会议，他要留在公司处理工作，不回来过生日了。

不过，他说工作太累需要休息，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为何子恒会把它当成天方夜谭？

“有什么不对吗？”她一头雾水，不解地问。

“当然不对。凡是能叫出他名字的人，都知道赵子谦是个工作狂，而今天他却说他想不想上班，只是因为工作太累了，你说，我能不笑吗？”

“那你以为他是为什么？”

“唉，情痴拨浮云，清风明月无瑕疵。”子恒吟出两句诗。

“你又在和我玩文字游戏，我猜不透的。”晓彤依然一脸迷茫。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子恒意味深长地笑看她。

“又来了！”她放弃了这种找不到原由的猜谜。

车子逐渐驶离台北市，直驱宁静宜人的山间，也带着她奔向她不知该如何面对的子谦身边。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最疼她的人便是子谦，她也时常围绕在他身边，但，自从她发现自己对他恋慕的情愫之后，她便再也无法坦然地面对他。

“怎么不说话了？”车子行驶在郁郁苍苍的行道树间，子恒打破两人间的沉默。

C<sub>2</sub>H<sub>5</sub>-CH

不♡懂♡痴♡心♡不♡准♡爱

“我有点累了。”她郁郁地呢喃着。

“也有点担心，是吗？”子恒似乎永远能看透她的心。

“我……”她一时语塞。

“我知道你心里在担心什么，但毕竟你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真心地盼望你回来啊！”

“是吗？”她牵强地笑了笑。

“当然是，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全家人都那么地喜欢你，这点你难道看得出来吗？”

“我知道你们爱我，但是我——”

“你害怕面对子谦，对不对？”他替她说出心中事。

“是的。”她吐了一口气，“我更不知往后的人生，我该如何演完我的角色？！”

“你总是得面对他的，不能一直逃避下去！”

“那道伤痕太深太重了！”她抖着唇说。

“你的真情会得到回报的。”子恒真诚地对她说。

“谢谢你，二堂哥。”晓彤感动地握住了子恒的手，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子恒对她的关心有若兄妹，这使她好感激；但，子谦是否也一样关心她、疼爱她呢？不过，她宁愿他的关怀是出自内心，出自男女间的深情关爱；若是只出于兄长的感情，她宁可不要。

但是在她留学的这三年之中，他未曾给过她只字片语。是太忙了？还是早已经把她忘了？



假若他真已经忘了她，她也只能接受这残忍的事实，或许她不该再有这个已然死寂的冀望，因为——他的拒绝早在三年前已经表明得十分明白了。

“你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工作如何？”她再度撇开感情问题，把话题转向子恒。

他擅长弹奏钢琴，是个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写曲之余，他还参加节目制作和录曲工作。

“很不错。”他开始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叙述着，脸上掩不住的是对自己工作的喜爱和雄心大志。

尽管子恒说得精采至极，但，思维一直游移浮荡的晓彤，并没专心地听他说话。

这对兄弟虽然是同父母所生，可是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子恒今年卅岁，思想单纯，个性开朗随和；而子谦较年长，今年卅四岁，性情刚猛、复杂多变，可说是阴晴不定、孤僻冰冷。所以，她和子恒向来比较亲近，但在内心深处，她却希望能和子谦多接近些。

不过，子谦留在家里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大学一毕业，他便立即投入继父的商业王国中。由于他有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果断的领导力，很快便成为继父的左右手。大部分的时间，他代表继父在国外处理公务，因此，在她听见他今天也在家时，着实令她十分讶异。

即使两人已分别三年，如今她也已经廿四岁了，但每次只要一提起子谦，她的心依旧是悸动不已，一向冷静自持的思绪，也会不由得浮躁起来。